

20141027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菩薩修行大因，信心既立，
能住佛地皆成，本覺平等，
又因發起大心，趣入妙道，
含攝周遍等量，虛空法界。

我們要發心啊！發心修菩薩行。菩薩，那就要發大心了，我們「開始發大心」這顆種子，自然跟著這顆種子的因而成。你若一顆草種子落地，長出來的就是草；若是一顆樹種子落地，長出來成就的是一棵大樹。看我們種什麼因，得什麼果；發什麼心，就立什麼行。所以菩薩修行，也就是因為我們過去有發這樣的心。發大心、立大願，這種發心立願就是因為信解的心已經很充足了。我們對佛法有所信解，所以我們願意立這樣大誓願的心，這個大因就是因為我們有大信心。

所以信心既立了，就「能住佛地皆成本覺平等」。我們若有這分，發大心，立大願，行大行。這已經表示我們的心就安住於佛地了，以佛的境界，我們向這境界方向精進。我們若能堅定信心，往佛的方向前進，這樣我們自己如來清淨的本性，慢慢就發現了。因為我們行菩薩道，付出無所求，同時我們去除煩惱、執著。我們去除煩惱執著，同時入人群去付出，無所求，所以煩惱沒有累積進來，過去所囤積的習氣，也已經慢慢去除。

舊習去除，新的煩惱沒進來，所以慢慢清淨了。我們肯定，我們的心是住在佛地，以佛心為己心，所以心在佛地，我們的心「皆成本覺平等」。我們若有這平等心，才能夠有辦法再往前前進。與什麼平等呢？最近幾天一直在說，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」。平等心，這就是表示我們已經信心堅定了，我們瞭解，很信解，我們有與佛同等的真如本性，所以我們與佛有個平等的真如。而我們與眾生，五道四生的眾生也同樣是平等，所以一切是平等。

布施，我們也用平等心來布施，布施就是要起我們最歡喜的心。不是錢有多少，有錢人才能布施，有力量的人才能救濟，其實人人都能布施。我們人人都有力量，只要你若瞭解道理，人人願意去付出，這念心都叫做本覺平等，不分地位。

過去佛典中有這樣一段的故事。過去有一個小國家，這國家叫做須和多國，這須和多國的國王叫薩多浮。這位國王，有一天他想到外面走

走，到外面走走，就是出去打獵，遊山玩水，就順便去打獵。但是經過一寺院，古寺，他心忽然間起了歡喜心，打獵的方向，就先轉來佛寺的地方。來到佛寺，看見佛像，忽然間歡喜，他就隨手拿了五錢，這樣布施出去。遠遠的有一位旃陀羅，旃陀羅就是那個國家的賤民，看到國王這樣布施五錢。遠遠的地方，他就發出聲音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就是表示讚歎。遠遠看到國王，他這樣遠遠的喊，「真好啊！真好！」國王回頭一看，「唉呀！這是一位賤民，身份差那麼多，我是國王，他是賤民。我在這裡布施五錢。」五錢很少，國王聽到他在讚歎，不只是不高興，還很生氣。本來用歡喜心捐錢，雖然錢很少，不過聽到這笑聲，他的心轉喜為怒，叫人去將這位讚歎的人抓過來。這位旃陀羅忽然間被國王派的人把他強抓來國王的面前，他很惶恐。國王問他說，「你為什麼，為什麼我在捐錢時，你在這麼遠的地方，大聲用善哉，來讚歎我？你是不是看我堂堂一位國王，布施的錢少，因為這樣，你在恥笑我嗎？」

這位旃陀羅他就說：「國王，你問我為何讚歎，我是用真誠的心來讚歎！」

國王：我堂堂一國王，我捐五錢，你是不是認為我捐錢太少？

旃陀羅：絕對不是！

國王：否則你說你真誠的讚歎，你到底用何種心思來讚歎，我捐這樣少的錢。

旃陀羅：你要允許我，給我一個不怕、無畏的心態，你要赦免我過去的罪。

國王就說：到底是什麼事？不管過去如何，我都赦免你，你不用怕，說吧！

旃陀羅：國王，我年輕時代，家中貧困，我是一個賤民。我是以賊，作賊來供應自己的生活，我都是在路上攔人就搶。但是有一次，攔了一個人，我這樣拉著他時，叫他拿出錢來，他說他身上都沒錢。但是我不信，身上果然沒錢，但是他的手，握得很緊，握著他的手掌，這樣握著，要他把手放開，他就是不肯放。我就說，你的手中是不是有金、有銀、有錢？這個人都不願回答，但是手還是緊緊的握著。他一直用種種的恐嚇，但還是一樣，手不願放開。他一生氣，說，你手若不放開，我相信你手裡是金、是銀、是錢，你若不放開，我就要殺你的命。那人回答，你就算是殺我的命，我也放不開。這當中，他很生氣，就一箭射過去，這個人死了，就靠近去看，掰開他的手，原來手中有一個錢。

那時候，旃陀羅就說：我的心覺得很慚愧，很懺悔，竟然有人為小小

的一個錢，不願意放開他的手。我竟然起這念心，一直執著他手中是金是銀，我執著，就是一定要得他手中的東西，原來只有一錢而已。

從那時開始，我很懺悔，我若有一點點錢，我就趕緊去捐。有時連一個錢都很困難，因為我不敢再搶了，因為我要懺悔，我要去做苦工去勞力，要讓自己肚子能飽，還能剩下來的錢，連一分都沒有，所以若有一分錢，我也想要去布施。

國王，你的五錢，對我來說是很多啊！國王，看你能夠這樣歡喜心，拿五錢去布施，我是真正用內心的歡喜讚歎，也很羨慕。我過去有搶人，有殺人，這個罪業，一直在我內心，比起被判罪、坐牢還要難受。雖然我長時間一直在懺悔，但是我的內心還是很痛苦。所以我現在，就是以最虔誠心禮佛，有餘的我就布施。

國王，過去我犯了這樣罪的罪，就算你現在要處罰我，我也沒遺憾了。給我很無畏的心，沒有驚惶的心，說出了我過去的錯誤，感恩國王給我機會，吐露出過去的罪惡。現在國王你如果要處罰我，我很甘願，我很歡喜。國王聽後很感動，「是啊！你過去所做，是罪、是惡，但是你這樣長的時間一直在懺悔，而且信佛、學佛，又是盡量盡形壽在布施，這樣我將你過去所造罪業赦免了。」

就這樣開始，國王將這個人納入，做他的軍士，讓他吃穿不愁。國王開始發大心、立大願，「一位旃陀羅，他都願意這樣付出，我身為一個國王，我應該要來護法。因為這位旃陀羅就是心向佛法，他才能這樣改過。國家人民若人人能守法奉道，這個國家那就是不治而安了，不用怎樣去治理，就能很平安。」

就這樣開始，這位國王啟發了他的佛性本覺，他認為人人都有能力可以做好事。所以他一直鼓勵人人都能去布施、做好事。這就是本覺平等，只要有人啟發這種平等心，就能統理大眾，這位國王的心態就是這樣。

所以「又因發起大心，趣入妙道」。我們若能發心，就像那位國王，因為這件事啟發了他的愛心，自然他也趣入了這最微妙的法。他開始信佛、學佛，這也是本覺本等，才有辦法真正發起大心，體會妙法。所以「含攝周遍等量」，我們若有這樣的心，我們就能很普遍等量，「等量」就是說我們的心與虛空法界的量都一樣。所以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，這就是我們學佛要發菩薩心，修行大因。同樣要播種，我

們就播大樹、菩提樹的種子，我們就不要播草的種子，我們要堅定信心，信解大道，這就是我們的方向。前面的文說：

經文：

「即自宣言：諸君當知，此是我子，我之所生，於某城中，捨吾逃走，嶠嶠辛苦五十餘年。」

「即自宣言」，長者開始向他的親族，「國王大臣，剎利居士」，全部都集中來了，跟大家宣告，「諸君當知，此是我子，我之所生，於某城中，捨吾逃走，嶠嶠辛苦，五十餘年」。已經向大家這樣說，「我這個孩子離開我已經五十多年了，好不容易，現在已經找到了，父子也相認了，我已經將孩子認回來了。而我孩子的名…」

經文：

「其本字某，我名某甲，昔在本城懷憂推覓，忽於此間遇會得之，此實我子，我實其父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其本字某」；從大通智勝佛以來，彼等受生無量，名字亦無量，不可指定何名，唯佛一一能知，故言：其本字某。

這時候，「其本字某」，為什麼，怎麼沒說是什麼名字？就是說，從大通智勝佛以來，大通智勝佛，到現在是二萬億佛所，所經過的時間是很長。釋迦牟尼佛，他用這麼長的時間，生生世世隨佛學法，不只是隨佛學法，又生生世世入人群中行菩薩道。所以時間之「長」，有多長呢？很長。不只是釋迦佛，就是眾生也是一樣。因為佛視眾生如一子，所以眾生叫做「彼等」，所有這些人，「彼等受生無量」。佛都已經這樣長的時間學法、立誓，很久。當然這些人也是一樣，「受生無量」，在「五道」、「四生」，生生世世這樣在輪轉。「無量時」也「無量處」，不知在哪一處。總而言之，就是很多很長的時間，所受生的地方也已經無數計了。所以因為這樣，「名字亦無量」。

到底我們眾生，於「五趣」、「四生」，到底我們是在胎生，生而為人呢？是名叫做「人」嗎？或者是胎生在牛羊馬豬狗貓，不知道。到底他的名要叫做牛、馬、豬、狗呢？也不知道。除了這些，還有卵生、胎生、化生，其他的生。很多，無量，所以他的名稱更加無量。若是人，統稱為「人」，某甲，張三李四各有名稱。所以既然在這樣不同的生態出生，我們的名也換過了很多名字，所以「名字亦無量，不可指

定為何名」，無法說他到底叫做什麼名字。因為所經歷的時間太長，所經歷的空間也太多了。所經歷的生態，我們身體的形態也很多，所以無辦法說他是什麼名字。「唯佛一一能知」，所以說「其本字某」，無法定他是什麼名字來向你們介紹，「他是某某人」。這就是經文中，他就要說「其本字某」，沒名字可以說他是什麼名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我名某甲」；眾生長時沉溺，佛慈隨逐不捨生世無量故名無量，唯佛自知無量時處、名、應化之名，故言：我名某甲。

介紹自己「我名某甲」。就是說眾生長時間沈溺在這麼長的時間，這麼多，「五趣四生」就是這樣在輪迴。「佛慈隨逐不捨」，就是隨著這些眾生這樣一直追。之前說過了，父母看小孩子走路還不穩，小孩子走路會偏，不穩，往前一直走。父母很擔心，就隨他後面一直走，這就是保護孩子，父母的情是如此。佛陀是「四生慈父」，眾生到什麼道，佛跟他若有緣，因緣成熟，他就到什麼道，隨緣去度眾生。所以不忍捨離任何一人，這就是佛陀他的慈悲。佛慈，這樣一直隨著眾生，在任何一道，他就是這樣在追逐。

「生世無量，故名無量」。生世無量，所以也叫作無量。「唯佛自知」，除了佛自己知道他已經經歷幾世了，但是也辦法說：「我是哪一世，什麼名字。」因為經過的時間也很長，時、處、名、應化在人間，隨著眾生在哪裡，他就應那因緣在哪個地方。是在人道化度呢？或者是在畜生道化度呢？或者是地獄道化度？他的化身就是隨緣度化。隨緣度化在任何一道，他都去過。要用哪一道來代表？哪一生的名來代表呢？所以就說「我名某甲」。這就是佛陀在人間度眾生，那麼長久的時間，隨著眾生，到處應化度眾生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昔在本城懷憂推覓」；佛居法身地中，以法為身，清淨如虛空，是名法身，尋覓度化因緣，故云：昔在本城懷憂推覓。

接下來就說，「昔在本城，懷憂推覓」。孩子小時候就是這樣跑出去了，所以做父親的到處找孩子，一直找啊，找，直到他找到為止。心啊，在找子的心，找不到那時，心也很操煩，心煩惱，一直一心一意就是要將子找回來。這就是表示，佛居法身地，在法身地中以法為身。以這個法為身，就是道理。任何一個道，他去就是不同的身形。在人間，與人間同等的身形，和我們人都一模一樣，有生老病死，日

常生活和我們一樣，也需要喝茶、也需要吃飯，一樣啦！與我們人都一樣的生活。若是在畜生道時，也是一樣，要與畜生道的生活方式一樣的這種生態。

不論是在哪一道，他就是法，法身不離開他的身形，不管他是什麼樣身形，他的法都沒離開。就如我們說《鹿王經》、《獅王經》或者是《牛王經》、或者是《象王經》，有很多在畜生道，他雖然身形和這些畜生同類。不過法身，這個道理，法身就是道理，真諦道理隨著這個身在那個地中。不管是在什麼樣的土地，在什麼樣的道，他就是法身，為「法身地中，以法為身」。就是法還是永遠，不管是在哪一道，因為他是要去度眾生，道理永遠隨身化度。所以這法身永遠，不管他在什麼道，就是「清淨如虛空」。

我們一直說，修行就是要去除煩惱、無明、塵沙惑。哪怕你入眾生群中，還是清淨心，進出無污染，這就是法，就是真理，這是「清淨如虛空，是名法身」。覓，尋覓，一直在找，「懷憂推覓」，一直看孩子往哪裡去，一直在找。「度化因緣」，不管孩子在何處，就是要找到為止。設種種因緣來度化，因為眾生無量，法無量，佛陀的法身遍虛空法界。現代的眾生需要什麼法呢？我們經典中就有什麼法能應現代眾生。現代科技發達，用佛法與科技會合，原來佛是這樣科學化，用科學來應佛學。真理從佛陀口中說出來，所以說很久了。「昔在本城」，就是真如的本性，自古自古以來，就是在我們真如本性這個真理中。也就是因為眾生幼稚、無明，捨離了這本城，到處去流浪。所以長者，也就是佛陀，也要隨著眾生去找。所以這叫做「昔在本城，懷憂推覓」，找因緣，有機會度眾生。

***「又法身」：謂所證無漏法界之體，名為法身。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樂，即以法界身作自身，亦作眾生身，乃至虛空身。**

又再用「法身」來解釋，也就是說「所證受無漏法界之體，名為法身」。我們修行，就是要修「無漏法」。這「無漏法界」就是所有的真理，我們聽進來，不要讓它漏掉了。這真理法界，就是遍虛空法界，這不要漏掉。法，不是很固定的幾句話，或者於文字中，不是！是遍虛空法界，任何一個空間無不都是法。常常說過了，恆河沙，一沙一界，遍佈了它的法。何況說大地一草一木、一樹一物，無不都是法。看看光在種子裡，與大地、水，空氣四大結合，要用多少會合呢？所以要分析草裡面，花花草草，無不都是很深的道理。所以說虛空法界，我們應要知道，所有所有萬物，天地宇宙之間，無不都是真理、

法，這叫做「無漏法界之體」。虛空中，所有的東西無不都是法界之體，這樣就叫做「法身」。

我們常常在天體之間，在萬物真理、法之中，原來我們生活都包含在內。所以法界，「無漏法界之體，名為法身」。「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樂」，菩薩，他的法身，法身菩薩，就是已經得到真理，等覺的菩薩，他也知道，眾生的心，所喜愛的是什麼？所以他就要應眾生的根機所喜愛的，這樣去應度、度化。

「即以法界身作自身」，菩薩也是一樣，在此法界，無論什麼樣的道，菩薩也是一樣，這樣現身。說不定一件東西，它也能啟發我們的心。就如孩子在玩，電話，是從孩子在遊戲當中，啟發了一念心。一條線，以前小時候我們也曾玩過，那條線綁在這邊竹筒中，一張紙穿過去，這條線與那條線，我在這裡說話，小小聲，你那地方聽得到。有時候，就用這樣的東西啟發到。總是天下大地萬物無不都是涵蓋於法之中。所以我們常常說要疼惜物命，不是只有會吃的、會走的才有生命。其實我們所在用的這些東西，它們也可以啟發我們，用心就啟發我們，這也是等於「法界身作自身」。從一切一切的東西，用心就是啟發我們的心。「亦作眾生身」，也是作眾生的身，不論是有形或者是有情的東西，這身都在虛空中，「眾生身，乃至虛空身」。這就是我們學佛，我們的智慧一定要普遍到這樣的程度。不論是情與無情，有時你們課誦懺悔文時，「情與無情」（編按：大慈菩薩發願偈：「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。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。」），這都是我們要疼惜，我們要度的，這也都是我們要用心，無不都是法。

***二萬億佛來，常以二智，常覓可化之機，應機施教，說大說小，種種誘導，故云懷憂推覓。**

***「二智者」：**

一、實智：達菩提實理之智也。

二、權智：亦名方便智，通佛菩薩權方便之智也。

所以二萬億佛以來，那就是大通智勝佛這樣的時代以來，「常以二智」，這「二智」，我們要好好用心。一就是「實智」，實智就是「達菩提實理之智」。這就是菩薩覺悟的智，真實智，這叫做實智，就是真實智。一切智，自然智、無師智、一切種智，這就是「實智」。第二就是「權智」。我們瞭解道理之後，我們要度眾生，自己自覺，還要覺他。我們用方法，方便法，方便智慧，若能通達佛陀、菩薩諸佛菩薩方便

的智慧，菩薩也是要度眾生。所以二萬億佛以來，所要學的不離這二智，所以這二智也常存。

所以「常覓可化之機」。因為有這二智，有實智、有權智，所以生生世世，二萬億佛所以來，生生世世，常常就是尋尋覓覓這樣在找，找能度化的根機，應機施教，這真的是「不請之師」。《無量義經》不是這樣說嗎？不是眾生求的，是我願意入眾生的境界，找機會來度化，來施教，布施教育，所以這就是尋覓。我們要小心，學佛在這個根與機，要如何去適應，用這二智，這樣說大小乘。說大乘法，因為他是大根機，你若用小乘法，這樣不對機。他若是小根機的人，我們就應小法幫助他，讓他能體會入佛道理來。「說大說小」要有實智，還要有方便智，設種種環境來幫助眾生，說種種的法來啟發他的心，所以這是我們大家要努力。

就如眾生需要，「慈善」就是應眾生所需要，有很多人需要付出，所以到目前，光慈濟這慈善機構，就已經有八十八個國家（地區），有了災難，這個團體去適應這八十八個國家的重災難，去付出。這就是看到這個環境的需要，這就是做慈善。遠的，可以這樣走。任何一地方都有這樣菩薩，他願意獻身，願意投入在很辛苦，難走的路，他們也是這樣投入去救濟。「醫療」，身苦病痛是最苦的，能夠有這麼多的大醫王，這麼多的菩薩，這樣多的護法，這個醫院能搶救多少生命呢？在虛空法界中，這種建築物，這種有情人，覺有情人，這樣在付出。「教育」，人就是要教，不管是幼稚園、大學、博士，隨根機的教育，說大說小。「人文」，人文要弘揚佛法，弘揚真理，弘揚善法，這是淨化人心。像這樣，這就是用方法在人間。

所以說要「二智」，「常覓可化之機」，要如何去救度眾生，「應機施教，說大說小」，就是種種誘導，用種種方法來誘引他入道法，讓他們能接近佛法。這樣才開始解開了眾生的迷惑，身心清淨，行菩薩道。所以，學佛我們要好好用心，時時要多用心。

【註一】大莊嚴論經卷第六（三九）

參考資料：「慳心難捨，莫輕布施」

佛典故事：《大莊嚴論經》卷6：「復次，財錢難捨，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起輕想。」

「我昔曾聞，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，時王遊獵偶值一塔，即以五錢布施彼塔。有一旃陀羅遙唱善哉！即遣使捉將至王所。時王語言：「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？」彼人白王：「施我無畏然後當語。我於昔日於嶮道中劫掠作賊，捉得一人急拳其手。我即思惟：『此人拳手必有金錢。』語令開手其人不肯，我捉弓箭用恐彼人，語言放手猶故不肯。我即挽弓向之，以貪寶故即便射殺，殺已即取得一銅錢。寧惜一錢不惜身命。如今大王無逼惱者，能持五錢用施佛塔，是故我今歎言善哉！」

即說偈言：

「挽弓圓如輪，將欲害彼命，彼寧喪身命，不肯輸一錢。我見如此人，捨命不捨錢，是故我今者，見有捨錢者，生於希有想，歎言難可作。不見有弓刀，強逼大王者，亦無有畏忌，開意捨難捨，苦求乃得錢。是故我今日，見有捨財者，心生未曾有。我自見其證，極苦不肯捨，大王今當知，慳心難可捨。」